

乎緣公以爲能變也。受兵北事以書不持，敗絕而惡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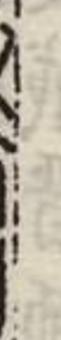
秦寫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從秦師于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於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懲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何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我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畧之也。秦伯親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及秦晉侵晉師夜遁復入瑕秦伯親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言師敗績敵也。此戰已亟故畧之也。秦伯親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將晉上之戰已亟故畧之也。秦伯親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此條不言及無勝負之詞

李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書時也

鄆莒魯所爭者以



稱帥師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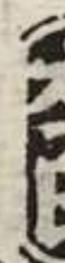
其遠福外

國故帥師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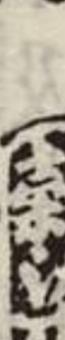
有難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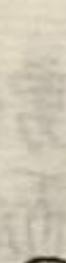
莒曾羊

鄭始此鄭魯之東鄭今鄭州須城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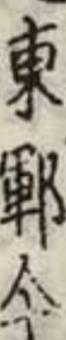
台

遂入鄭至昭元年取鄭其私叔弓疆鄭田言人



想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鄭以居

公二十九年鄭潰此一鄭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



邑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遂

葬季子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五月卒君

知命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山左穀皆作大

曾公

公羊

大室

者何

魯公之廟也

周公稱

也

周公稱此

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世室出室猶出室也周公稱

周公

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也周公稱

也

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稱

也

周公之魯乎不之魯欲天下之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稱

牲周公用白牲曹公用驛綱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

盛周公用盛魯公壽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

牲周公用牲魯公壽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二月己丑公及晉

侯盟

月廿一日公還自晉

公穀無

鄭伯會公于棐

公作棐

鄭地

宴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

君未免於小子家賦載馳

皆得與晋侯反黨鄭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

所也

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黨之盟不見序後能救

鄭之難一出三爲諸侯所榮

於其還時皆深善之

還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

還例四已見莊八年還復之例

還爲未畢事者

還爲未畢事者

還爲未畢事者

還爲未畢事者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

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大室之屋壞

書不共也

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世室出室猶出室也周公稱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

侯

楚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菑從楚

侯

盟下日者同者有同外楚也

侯

信在趙盾言信在於趙盾若如盟同者志諸侯同好陵蔑也

侯

同定否趙盾制之然足以下日以近之也同者志諸侯同好陵蔑也

侯

楚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怒之也蔡不相遠也而春秋与奪如此者荆楚僭王其與同好陵蔑也

侯

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也

侯

中華是將伐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城矣不可謹乎

侯

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辟也自出以來未之有也

侯

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之辟也

侯

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爲外楚

侯

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村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

侯

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弥甚故更發之則戰毫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

侯

以終之也又書日說見雞澤下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

侯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也記異也

侯

有環域天之三辰紀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昭十七年十三年及此年及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侯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辟曰齊出蘿且長宣子曰辟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

見胡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帥

邾妻人言曰捷菑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妻力沛若有餘菑也四羣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子以其指則接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羅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此晋郤缺其称人何貶曷爲貶不与大夫之義不得曷爲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爲不与大夫之義不与

專廢置若也此也義实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晋出也羅且齊

捷菑不正也是郤克也其曰人微之也與宋鄭賤薛復入千乘

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

菑奔晋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

人之九四曰衆其墉弗克攻吉蒙曰弗克納也義实不爾克

遇而不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惠矣聖人以改過爲大

可貳過以遠罪則何以称之人大夫而置諸侯非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也聞義

諱爲貶外以之諱內以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廟瞞于戚者以上下

專之臯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

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爲善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爲郤缺郤克者

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

特書卒于齐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

子叔姬配齊昭公子生舍叔姬卒舍即位秋七月齐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

矣我能事爾爾不可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齐人定

也終不曰公此末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

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曾人立其子文伯穀穆伯生二
子於宮而求復文伯以爲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
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齐告喪請葬弗許

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資於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
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弟求之久
也終不曰公此末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
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曰何也夫成爲君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不至於寵害無威商人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宋子袁來奔

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辟褐遠也 大夫奔例書名氏貴其不食汚君之祿

高哀仕於蕭國被櫛爲卿 幾者動之微占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書曰子哀貴之也易 日宋子哀有焉者微子去紂立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

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受其身以存 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受其身以存

生過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獨昭道公在位始終無一善事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相繼宋自

明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 明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

且哲哉故書字以與之 且哲哉故書字以與之

襄仲清以王寵求招船于齊曰殺

高子突季子

卽単伯之爲魯大夫詳見莊元年杜氏以爲王臣者固失之而公穀於此滌皆以爲魯使単伯送叔姬于齊単伯淫乎叔姬故齊執之此又不知単伯如齊之事而傳聞於齊人誣単伯之語是以致此

謬耳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
賛夫蓋程子之精意也張氏曰单伯自莊元年至
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趙子曰
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

况古人壽長乎

不爾則父子也

附錄

書懲不敬也

空缺

其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
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

閼

其年楚莊王立公子燮

闕克作亂廬龍黎殺之

能間

仲

曾不

能間

仲

曾不

能間

仲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单伯与子

張

曾不

能間

仲

曾不

能間

仲

曾不

能間

仲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暇政刑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爲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爲盟主不能奉天討皆罪也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宋襄公名在諸侯之策尼貴其官從君子嗤其失諱擅權專國不君其君上司馬官也其以官稱无君之詞也此名以華孫奉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錄司馬皆不及者以國也存善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

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也非謂其有功喬木有世臣之謂也

胡氏於華孫之事主穀梁說左氏者以寫華孫書節於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孫叔孫仲孫臧孫之

能自重故貴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世無大夫之說公閭亂國事廢地大臣外奔耦懼隣國因間多矣惟三人以官牽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此說似明前程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異耳曹伯前以十一年來朝傳爲冬

夏曹伯來朝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齊侯伐

本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
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書者
或譖之于句驅一人門于疾丘皆死以文

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宋氏

非礼也日有食

之天子不率伐

單伯至自齊

宋氏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

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单伯執節不移

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

单伯天子之命

婦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

叔孫諾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晋

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爲重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宋氏

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入不言

而還允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新之城之盟蔡人不与晋

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郤缺以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日以起其暴與齐人伐崩同義

公羊以爲入未有書大夫者入

甚之也

公羊以爲入未有書大夫者入

甚之也

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

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

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

之未爲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

之猶得近之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必謂之義

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

晋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

晋侯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腊侯宋公衛

以公不與齊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明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

目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

不與不書謂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凡謂君惡者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謂不國則序諸侯今以公不與會故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明今不序諸侯不足以公獨盟于扈者八國也。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畧之。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也。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畧之也。八國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還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桓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襄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欲討也。而况於諸侯盟也。況於隣國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陳子曰大公頃而以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爲不序。以其欲討也。而况於諸侯乎。平公崩葬初不與會盟終靈故諸侯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爲也。向也扈不序散辭則其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猶曰大陳子曰大則其不序散辭也。諸侯皆無統紀甚矣。故楚伯公不與而略之則諸侯盟會公亦正義也。

十有一月齊人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跡齊人深責之也。母子叔姬之來歸二傳以爲叔姬有罪春秋以父爲之說非也。不可取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於山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天子之禮也。其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晋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襄陵許氏曰曾盡我者何也。曹修禮於曾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矣。雖以子叔姬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而齊三弱曾氏曰兵事書遂必天子之故而实晋伯之不振也。陳文子曰齊魯之先有至鄆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曾氏曰齊侯侵我者何也。曹修禮於曾而見侵莫肆行不忌皆晋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列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爲之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季氏

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聞及與也

其言

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亦所以趣齊侯不肯也齊侯所非外得其所拒內失其志春秋惡行父之失命故得內

隱子

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罪文公不能明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以行父失辭之故爲國家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亦見魯之衰文公無志也

父之失命也此條陳氏主穀梁蓋行父雖奉命請盟于齊然大夫無盟公侯之理則齊侯拒之有辭之弗及

穀丘

之遷詞則齊商人之失信何足罪哉同過郿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罰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季氏

疾也

因朝於廟

諸侯

每月必告朔聽政

班朔于諸侯

二月

義無取故特率此以表行事

因明公以疾不視朔非

三月

疾不視朔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

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四月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五月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六月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七月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八月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九月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廟禮也公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丘

作師齊地

穀

公作師齊地穀

季氏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鄭立之盟也

復行父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二大司徒一赤棘拔

特會盟者一祲祥二大夫及盟者一句繹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莊氏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

辛

泉臺者何

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築之譏毀貳事

文爲多失道矣胡民亂安危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豐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復霸

壬

貳事不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屬楚上庸小國

莊氏

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鬻賈曰不可我不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

驕之先君蝦冒所以服陘隘也十遇皆比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馴會師于臨邑秦人曰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氏

庸有取城之道而楚得謀國之善

辛氏

故列書三國而楚不勝師滅楚之

罪詞

庸乘餓饉率蠻危楚其國矣然狃變待敵亦制服而已夷人宗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杼作杵公

莊氏

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餕其粟而貨之

辛氏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

公子宣王法之所容乎而以人楚子而書滅也

君子意諸爲之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

子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盡以室行蕩意諸曰曷適諸侯公曰不能其

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不如死尽而殺

其室賜左右而使行人使謂同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即位使母至夫

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羊須爲同城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即位使母至夫

人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欲弑也君無道而

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富於罪君不歸諸侯

羊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欲弑也君無道而

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富於罪君不歸諸侯

春秋諸傳會通

七

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況於北而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士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篤意諸侯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仲叔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而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夫而書字以褒之也。

附錄弑例
羊弑君者曷爲或称名氏或不称名氏
大夫弑君称名氏贱者窮諸人大夫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陸陳公孫

寧鄭不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陳在衛下非上卿也。列國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雖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称人大夫帥師。弑人不予以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討賊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声公作聖。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孔陸陳公孫

諸侯會于扈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于穀。晋不能救也。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晋輦朔行成於鄭。趙穿公謂他爲質焉。十月鄭大子夷爲質於晋。不列諸侯。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情則貶而称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同盟扈義

于家書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疾多之難是以不得不与。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之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人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附錄

三

同

盟

扈

義

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襄見于君夷與孤之二
三臣相繼于絳雖我小國則彼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達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
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鞭死不擇背小國之事大國也
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
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獵唯執事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
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国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秋公至自穀

穀

齊商人不足與

會書至危公也

冬公子遂如齊

齊

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民也偷以死

文仲有言曰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

人

秦伯葬卒

康公羊注以

爲穆公者非也

公即位乃振而剛之而使歐嘆納閭職之妻而

職察歐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則女庸何傷職曰與

扶

使職駿東人歸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歐以朴扶職

諸竹中歸舍而行齊人立公子

使職駿東人歸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歐以朴扶職

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

其子也

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

其子也

使率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
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若見事情也子赤夫人
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
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
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叔老會向是也何氏以爲譏魯僕使二大
夫山巫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此說恐非

宰公再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召惠伯其
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

冬十月子卒

三民

書

冬仲殺太子惠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

也踰年林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
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

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閔公是
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

與妻父矣雖出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礼記

事之信誅亂討

賊之義亦備矣

說

焉

同

穀梁

其

說

見

子

般

卒

下

何

氏

以

子

赤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惡視之母出姜也
凡言大歸者一出不反

之辭若紀侯大去之類

一出不反

公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

之

立

也

沙隨程

氏

曰

遂得

臣

行父

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年及宣年三十

宮弑其君庶其

宮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爲弑君之詞傳例曰稱國以國人以弑紀公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附錄

卷

宮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宣公命之邑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礼於其君者誅之如藏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礼於其君者殺之如鷙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

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

信在尤刑不忘夫晉僕則其革蔽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姦兆則竊宝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

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

文公孫敦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書始得繼体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

之待曾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敦會葬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

以至出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妾之逆不能

謹始敬羸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婦適交之禮紊矣誠強之心歎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貉盟則辱於齊曾於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以前楚商臣之謀皆葬之會亦不爲无益於晉靈公子遂之數年之閒楚叛秦衛之聘曹伯之兩朝曾亦若龙能爲諸侯之望者祭何胥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盟曾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渝有以致之亦晉之不能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客也若夫敵讐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音者文公前有讐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嗣兆賊其亦莊公之儕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四

盧陵進士李廣輯

宣公

名接謚法善周達

武氏

母敬羸敬羸私事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而聞以著即位與
子亦及母弟視乃立

張良

皆書王者法已牽

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

公子

齊子替諸侯逆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至不言公子也

胡公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遂何以不称姜氏貶昌

胡公

遂何以不称姜氏貶于公

胡公

故

齊子爲貶娶也喪娶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貶于公一休也其稱歸何有姑之詞

胡公

遂何以不称姜氏貶于公

胡公

遂何以不称姜氏貶于公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

宣公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繢弑君不言即位其

繢

故

齊子不待貶稱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胡公

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

胡公

故

公子遂如齊逆女

辛

檻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文公出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為
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
與晏嬰等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之與弑君同於平州會而位定公之與齊會則不復致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族人不得赦也以所討也故曹人以此請賓客于晉夫篡弑之臣子既從位者曾宣公宜此列於大也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黨及臣尼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而後爲惡者必深絕矣

公子遂如齊

公羊

之也上客而並書介使若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成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叔仲惠伯又再書于策者於以嗜其始終成就於之援至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書者其廉潔矣凡此皆直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

秋鄰子

宋朝張氏

諸侯朝當

討之人不勝鬪
法從同同也

卷之三

始於此朝

詳見相子以

五年朝著

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雨及宋中旬又無仞也兵事書遂例見僖四年○劉楚莊以文子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謂夏之師沐養以有爲也至此而爭仞矣

卷之三

官府救陳

國朝詩

清師殺陳宋
無宋字蓋闕

卷之三

鄭伯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伐帝王之後而見
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胥能救陳則存
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襲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
之也姑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
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比非霸文乃聖
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称人諸侯會而
不序令若書救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
宋則與焉矣既往之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畧之

五年背掉魯十一國救陳哀十年吳殺陳也

宋公陳侯律侯曹作曾晳師于棐材伐鄭朱斐作斐

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
歸救陳宋四國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魯適晉

於兵曾非好兵也。雖言于樂伐，此晉趙括之師。

不與大夫之謂也。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

故學之去太白氏復若更有師也殊魯地之
諸侯爲多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荀大趙荀之事

會
鄭
疑
詞
也
比
其
他
何
則
者
其
美
也
以
者
笑
大

皆之爭故曰師者衆大之詞泰曰夫穀災恤患其

而方云會于秦極然復作與狀似作與在美術曰非也欲美趙括之功故詳錄其會地圖此文故

春秋通十叶與會襄同其理則異何者以其列數諸侯一穀梁以

大趙涓其體也

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底則臣疑其不可以爲列其曰魯晉比乃董列於譏之意

儀精矣。禁林鄭地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

大業初用許儀作靈之之
兵車之魯自參以上賤人以

春秋不趙眉以其用諸侯也書會晉

此條胡氏於書師主公羊書地主穀梁地而以
浸戎王子襄紫赤子叔容變之。書師二北平及定

公會謂師于瓦也瓦會左注云卿不書不敵

公亦可擇此而強爲異同耳

宋自官仁宗，謚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求之，越穿用我，侵崇禁，崇必斬之。崇仕西州也。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_問所與也。晉以_其

於楚以秦不重之而使其與國則爲謗已甚
而當心欲得兵權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
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然登
此君于桃園而上鄉以志同受惡其端又

晉人宋人伐鄭

公

子

之

法

嚴

矣

也

而

以

報

之

侵

書

大

夫

將

始

北

伐

鄭

鄭

公

子

之

法

則

其

罪

固

在

法

所

不

赦

也

而

晋

人

與

之

合

兵

伐

鄭

鄭

公

子

之

法

嚴

矣

而

討

人

之

之

法

嚴

矣

而

討

人

之

法

嚴

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憐於北哉其從之也而晉之
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
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
之意自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入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東之發楚謂之邢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國
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
于鄭以討背國而滅其難乎遂次
于大棘之役楚國能欲
然主疾乃去之國畏遠而逃
大夫們者之義故敗而還
夏蠻之戰者當社人有
謀將不足而去國合諸侯
討至於中興易於訟於
此事皆也正其本爲大衆
自流春而不謀將不言
參行若此必以正中興
之役楚皆稱子矣
國
於宋經初鄭歸殆將斃矣姑益其
初不書伐生受命于宋楚伐宋
謂伐代而以命于楚元士
於宋軍在曲直晉
之卦象也何壯以避乎曲直
以理而師之老以避乎曲直
能服者君故畏乎之壯以避乎曲直
楚方圖也子卿不氏而避乎曲直
是而晉可取謀始人關而
兵不續繹始而而
大夫乎宋會子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
公作碑。○人文公子成公
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之。
趙盾士季建之。荀諫

討乎子忠書不脩胥官于竟也之爲大徒舍族胥命寐驥首禽
賊亡止臣之遠而史武乃書懷正史而于夫酒不饗諫而先
謂而見之曰君忍孤^豎弟法矣卿書完駁糲狀信歎公對入
復越孝至胥弑弑書^豎言不自仁門之桑焉甲有曰使曰三進
而謂之許胥不君曰諫公徒趙伊越胥丹靈搏攻于忘覽誰及
不去^豎弑討者趙不召趙宣惑竟弑趙輒而之此焚賊無留^豎
其賊乎胥聽諸穿子其反其罪餓殺其不敬之過而後
君則史弑出太逆古我不君攻食之右如民晨過後
然不醜正夷志孤公亡夫公之之討以靈之鬪提死之往而視
後還於卿舉同曰胥至而子良謂城示公既日彌也主寢能之
臣也君當者志子曰於暴黑大矣非於於而出明謂也門改同
子然見國過同爲天郊彈簪夫孔子朝桃與明知槐賊鬪善吾
之後弑任在則正乎趙之于也子而宣闕爲死之而民矣莫知
事君不事下書卿天穿觀周爲曰誰子宣公之三死之盛大所
終臣於之也重入乎弑其而法董宣曰子介初爵九生服焉過
不之其臣曰非諫予公辟立受孤子不未倒宣遂月不將猶矣
然義身也於子不無而丸之惡古曰然出戰子扶胥朝不將
是絕而國看而聽罪後也壬惜之鳴對山以田以俟棄坐改
胥反誰事也誰出軼反趙中也良呼曰而禦首下飲君而宣之
隱而責莫見故亡爲趙胥朝越史戎子復公山公趙之假子稽

將出而賓朋之子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修乎意今以此謀乎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同司馬昭謀者賈充而誅之謝天卜耳昭問其次意作濟也泰曰惟漸賈充何以少見則趙穿弑君而稱爲首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之也幾希故門春秋成而亂賊體也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焉君臣父兄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

許山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義各見本條

四年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十七年竈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國王也又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小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亦無望可也其言之何緩也曷

二卜帝牲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

帝牲在於廟三月於

稷者唯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

爲不復卜養牲養

羣臣則曷爲必以其祖配

天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納領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行免牛自傷

乃不郊事之變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不言免牛者牛死不然郊

不禮未葬也

乃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葬而不發也國有事

不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時而或奔謂不以王事發天事

見三望者公羊曰大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能求不以王事發天事

凡字其義自見

季氏旅於泰山一國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子有天子不得祭也

則者爲之河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

詞

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發天事五行事胡氏所引本此○范氏之例三十

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绋而

皆以緩辟陸氏不取其實只便辟耳

葬臣王

四月而葬丁室不君其禮賈小微皆往會葬

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

變言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作貴

楚子

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

勞楚子楚子問羅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罪告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象物使民知神六百商紂暴虐罪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晉亂猶大轉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鄧小山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公

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

入盟夏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按左記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

氏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照釋賊爲不足動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

過許迂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之

秋赤狄侵齊

○宋

師圍曹

公

宋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逐武穆之族武穆

須作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武穆討罪也及宋師伐宋不書者二族以見逐而卒兵非持衆強以報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作繆

公

初鄭文公

夢天使與己蘭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宮及鄭宮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礼也平國以礼不以礼伐而不治何以行礼此平其言不肖何辭取向也

公取向作辭也取向行義爲利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肖仲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

代言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公名之曰蘭

黨

黨之謂

人不能忘心之若失也雖以勢力強之而南不獲成者告矣夫以齊魯人國平鄰邑小邦自其降心而南不待文之本目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以平著成也則以宣公心有所係失平怨者盜也不肖者小邦介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平著成也則以宣公心圖成也雖強大者不肖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難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之平而天下和平者比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益春秋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服今挾齊而心而終之以爲利也

秦伯程卒

共公也子夏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食

指動沙示子

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寵
染指於鼎嘗之而止公怒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得
道也。子家謂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曰歸生。穢
首以歸謀弑逆者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乃立袞公堅也。
從者未有能全其身惡者父子宋也。臥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
不生亦懼教子曰弑父與君不也。夫死亂臣賊子欲動其心而
已得政可以過乎而曰從弑父與君不也。故季子然仲由冉求其
也嘗統大師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死節耳。許子鄉同
扶國歸之者。未有能全其身惡者。父子宋也。臥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
不生亦懼教子曰全其身惡者父子宋也。夫死亂臣賊子欲動其心而
已得政可以不從也。也嘗統大師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死節耳。許子鄉同
沈叔不大夫羊猶反手耳夫据殺生之柄仗大義以謀登時而竟先事謀帥
不至於失身爲此義則能討罪歸君父見殺以制人使聽己計撫之爲後世
慶之等苟宋而畜老也。夫何畏於人也。方比方君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撫
人沈叔不大夫羊猶反手耳夫据殺生之柄仗大義以謀登時而竟先事謀帥

周易赤狄侵齊○秋公如齊○至自

齊民

君行告至常事不
書、宣公比年如齊

而告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主地賂
齊而請會以卑齊事齊而求安上不節有天下不知
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
年如齊而昏致以戒後世之隙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
比爲可安耳

宣公姬齊者五始此五年九月春夏皆書至

冬楚子伐鄭

宋

鄭未服也

書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
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
再至鄭矣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衛

是年

楚城

若敖

氏殺

鬪

公

如齊

高固

來逆

子叔姬

也

也

也

也

書過也書曰逆叛姬自逆也疏釋例曰凡反行飲

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祢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勳無勞告

事而已若夫抗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

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止渾脣隣

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

也來逆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称字所以別尊卑也謂侯

卑也此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叛姬同文疏注之嫁

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書夏公至自

也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辭也疏春秋齊高固自

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称子
者或謂別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
與之者爲休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
崇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

鑑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

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凌說不近於

禮欲人之遠耻奚是遠辱哉

叔孫得臣卒

宋

不書目公

公

不書

目

不書

目

不書

目

不書

不與小斂

不與

不與

不與

不與

不與

不與

不與

不與

財而不言明當誅疏正以所聞之由大夫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也赤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
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隣大患無所分也而得臣有同使之罪故特不日以貶之

九年十一月傳所
稱萬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與之盟
來盟爲前定者皆有約言
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前定之
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器不日
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敵而固結之日是盟衛欲爲
背敵魯而專事齊初未與背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
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人卒
見寧盟非春秋之所責義自見矣

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六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不與謀也凡
以不與謀曰會者外爲
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故書乃繼以取行之危亦可知矣公所欲也
繼以伐到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所欲也
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矣公與齊志也
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
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恤民憂國之狀雩而不雨則無

史記晉侯之子宋公之弟也。故曰宋公。宋公之弟也。故曰宋公。

黑壤即
黃父以
身

盟朝止之故諱之辱之謂也。黑壤王叔平公子宋之謀也。故杜衡晉侯之立也。公不與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以取執會而不以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主會盟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旣會盟有嫌焉非主會盟。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

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兩見矣文公
年辱以歎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
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
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爲國哉○又密會不得見
於沙隨也盟不得與者平丘也○又陳氏曰晉
靈公之曾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
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卷之三

忠義局五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

不言

蓋有疾而還大夫

喪命而亦辭以尸

還大父以君命山聞

事遂以疾

還非禮也

有疾也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山聞

還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之四之使入追代之喪尚不反況疾乎子君之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戶將事楚代吳陳侯使公孫顏了弔吳及良而卒將以日入吳人辭焉上介羊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門一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絕弔于良廢日供子以之命委于草莽也無其上之詞其曰無以刀造于門是我寡君所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亦有疾而昭公以有疾書有疾乃瘦遂難於而與胡氏不令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重地

齊

不言

公子間

無異事皆文從

子遂也曷爲貶爲弑子

於文

君所知也稱字時

公羊

何以不稱公

子貶曷爲貶爲弑子

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於文

子遂也曷爲稱字

見其不疏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

非禮也

公繹又祭陳昨日之

仲氏見成十

年

所以賓

萬舞名籥管也猶者

不可而爲之也精者何通可以已也

而不知之辭曾人於鄉佐之喪不宜作樂

而不知其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

其心焉爾者何如甘其

者廢其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

者不可而爲之也精者何通可以已也

者不可而爲之也精者何通可以已也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刀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出
夫卒當祭則不告故不如入而遂用籥管也。以貝自古也。故
國成於宗廟不繹者今上始終之恩於臣子。但遂
國鄉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礼矣。

禮皆記事之變也。○又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
之繼名篇舜之入舜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初獻六
禮是也。蓋吹噭而秉翟羽也。○又遂之子不當
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一則謹由臣之始一則重
一賜羽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宣公母

敬嬴文

公妾也。何以

晉師向狄伐秦

公谷作熊氏

敬嬴文

夫人自成風聞成
季之歸事交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
其姓氏秦人歸隨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大廟去
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政
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頗乎

賤矣秦人之然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矣既不知

自反釋然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
戎狄以伐之獨不照傷其

始於此

又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閼晉絕秦書曰向狄及君同州君之俠讎而我之

之交兵

楚人滅舒蓼

蓋城後更復楚今更城之蓼穀作鄆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城之楚

詩稱荆舒是

納盟中

國何與焉然書而不前皆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

有攘郤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月三十日

金

勝胥中精奪之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國公

火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琅耶陽都縣東有牟鄉

言易

唐

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也

公羊以爲邾邑不係乎邾諱亟也

趙子又曰不蓋魯本邑皆無據左氏注以爲國者恐是其言易者與內

也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

襄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公羊會于襄討不睦也陳侯不曾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書者與晉罪陳之所

晉侯卒乃還襄不睦齊陳也不晉諸侯之會于襄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礼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義即夫宣

辛酉晉侯黑聳卒于襄

誤九月無辛酉日

成公立於宣二年至是八年

會二七年黑壤九年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也

衛成事晉甚謹而曾宣

宋人圍滕

公羊襄因其喪也

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

魯而黑壤之會晉人止公故襄之會

曾獨不往二國避喪曾亦不會也

襄公

襄公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將明矣

襄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公羊襄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無日矣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

師于柳勞國人皆喜惟子良要曰是國之災也吾死

公羊襄

晋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宣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

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

公羊襄

楚子勤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

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

公羊襄

楚子勤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

其非與之乎曰不吉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

公羊襄

春秋書士皆欲治亂賊之筆謹華夷之辨以知重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三

文公

進士廬陵李廉輯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者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不稱王也。踰年矣。何以

以諸侯之未君即位矣而不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称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内三年称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繼文王之躰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求車猶可。秉國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得礼胡氏以爲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條服

於國卿共弔送之礼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爲

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此說得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

夫入初歸宣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之。書至唯有

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

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村漸之意。其爲此慮深矣。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鄭父先都而使士穀

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孤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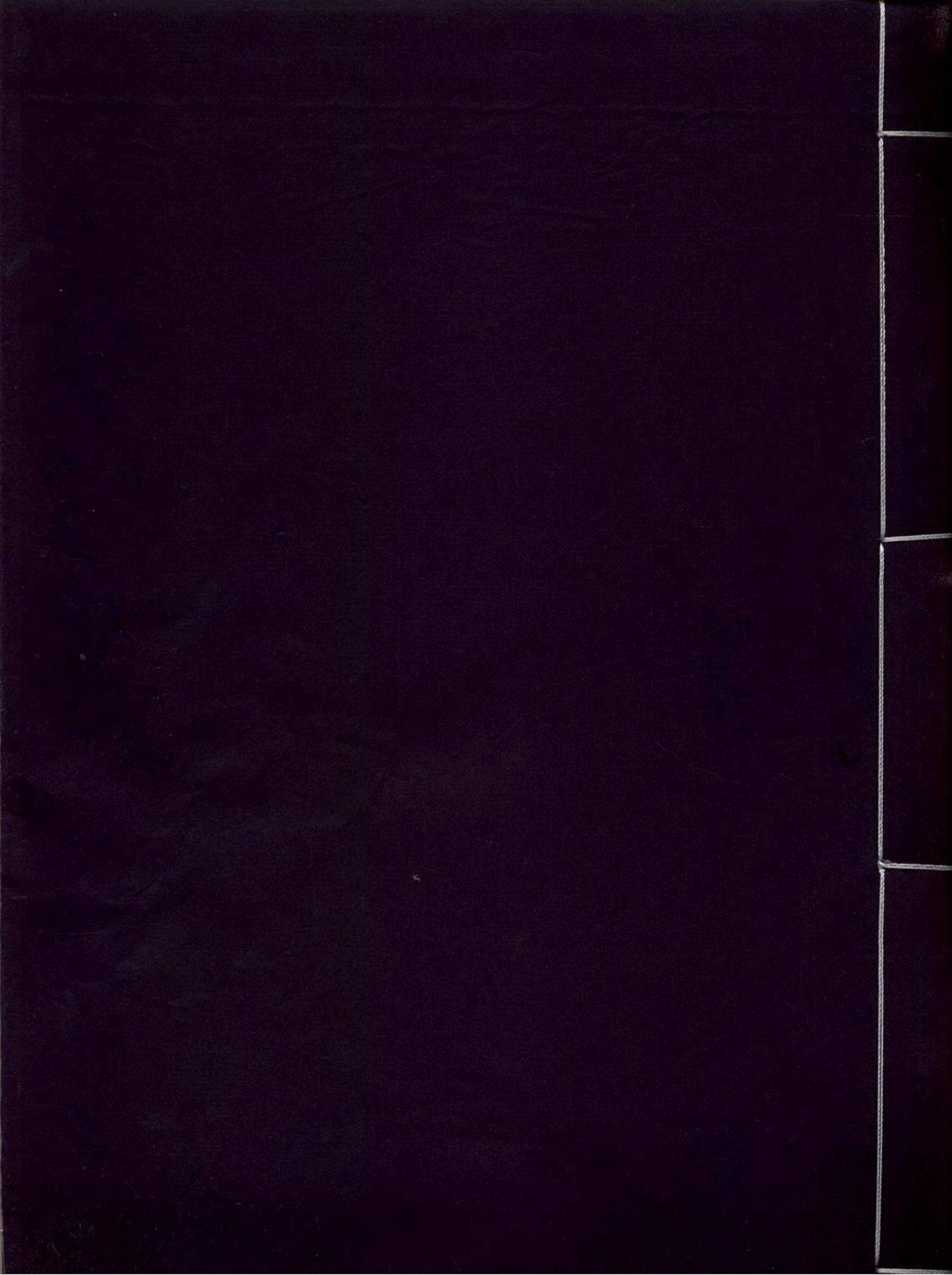
奪蒯得田于董陰。故其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

益耳。又殺箕鄭父。士穀蒯得作

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

大夫皆強家也。求奪背不得諱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

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荀而中軍佐者皆之黨也。若獄有



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滅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繇國討不去其官而其鄭父書及示後出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及者其舉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矣



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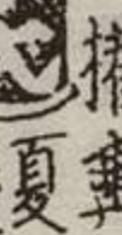
范山

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公子遂許大夫救鄭下及楚師卿不書爲其國襄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放此夏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按左氏則狼淵伐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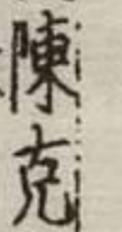
景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及此年之賴皆以楚故也矛盾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者以文襄之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

附錄

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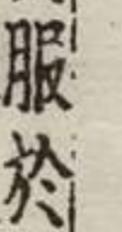


楚



也春秋重貶之志楚

莊伯事之擢輿欵



也春秋重貶之志楚

莊伯

夏狄侵齊

○秋八月

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

地震

地道安靜以之動地以曉人也地動象陰爲陽行公子遂專政所致大臣盛將動有所變

序民之亂也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遇其升以至於地動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闢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冬楚子使叔來聘

作叔穀

楚子越叔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執氏之宗叔其先君神弗福也

禮詞與中國同

楚

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

也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

狄者不一而足也

不可卒備故且以漸

之始獨以號率夷狄之也

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

楚無大夫以其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

狄者是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

矣至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

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陪

楚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陪號稱王則深加貶

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怒以宅心故內雖不使与

中國同外亦不使与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

之而不但此慎用

伐鄭而聘魯亦遠

交近攻之意也

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

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无不

禮公成風者非

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无不

禮公成風者非

禮公成風者非

不書氏史畧文
之始獨以號率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
矣至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
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陪
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怒以宅心故內雖不使与
中國同外亦不使与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
之而不但此慎用
伐鄭而聘魯亦遠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三

當事苟有禮也

當事苟有禮也

當事苟有禮也

當事苟有禮也

當事苟有禮也

忘舊好
闔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
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韓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好惡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兼祧也亦猶平王來聘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妾曷不書莊公成風乎
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
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
誠其父聖人垂

陳氏

修春秋之辭也

其曰僖公成風

當是時秦楚

當是時秦楚欲圖北方而使椒

交聘中國秦

謂之秦者起

今狐之戰敵均

葬曹共公○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

蓋營之名大夫也

謂之秦者

惠之賢而不仁之皋蔽賢爲首也

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

及公尤甚由其知物下

而不知止故夫子譏其

氏異秦称人而不称使書法与荆人來聘同

夏秦伐晋

春秦人伐晋取少梁

而微氏

說者謂秦伐晋以戎

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

不敗晋先昧以師奔秦可以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晋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

說者謂秦伐晋以戎

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

不敗晋先昧以師奔秦可以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晋舍嫡

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

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

猶有深許晉人晦過能改終不

陳氏

狄秦也歸懿來聘

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陳氏

秦習於禮矣則其

主諸夏之盟舍秦无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後秦

陳氏

晋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

陳氏

魏唐之後於序書係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

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否聞用夏

陳氏

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入

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

陳氏

也狄晉甚矣

春秋書兵阜其報復不已

陳氏

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楚殺其大夫宣申

三子

子西与子家謀弑穆王

申及仲歸

聞之殺閼宜申

穆王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秦之說諸傳皆同而所以狄秦其說亦微異胡氏

以爲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

杜氏所謂貶四国大夫以尊秦者亦有此理矣此

二事正相對也但推尋事迹則張氏說

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文栗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申及仲歸

聞之殺閼宜申

穆王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春秋書兵阜其報復不已

春秋書兵阜其報復不已

春秋如高檻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申及仲歸

聞之殺閼宜申

穆王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此盟不出主名趙子張氏皆以爲諱與天子大

夫盟故不書公穀胡氏无傳不知用何例考之

春秋如高檻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申及仲歸

聞之殺閼宜申

穆王

春秋如高檻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申及仲歸

聞之殺閼宜申

穆王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作屈公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申及仲歸

聞之殺閼宜申

穆王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至乎乃

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鄭

左孟文之无畏爲左司馬宋公違命母畏其僕

楚滅江六平陳与鄭於是

敵不列於諸侯不書

平爲伐宋之率次于厥貉

子西與子家謀弑穆王

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貳齊師次

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麇以著其美楚次

貉藏禍心以憑夏貳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富

時陳鄭宋皆從楚失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

而不及陳獲公子棧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
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己志在從夷狄
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陳鄭皆從楚矣
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十息宋
陳鄭皆從楚矣已而爲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

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墜是也以例推之則晋悼之伐鄭次鄭亦爲善之矣次而伐者也次厥貉伐麇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三次以伐晋亦爲

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
皆舉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

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杜氏說非楚自孟以來
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作閭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於防諸潘崇復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

伐麇至于錫穴君將也

楚初書麇侵伐書子始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麇公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

叔仲惠伯會晉于承匡晉謀諸侯之

從於楚者陳鄭宋也惠伯叔牙孫

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樞適歷是也此爲大夫特

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妻之下

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爲伯令而所謀亦出於

此益強盛也

叔仲陸氏曰仲衍字

承匡宋地左氏本或作

秋曹伯來朝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加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公五年襄仲聘于宋者八年始於此年成五年薨九年行文襄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地

襄仲聘于宋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其言敗何
大之也其目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曰長百尺
載之眉見於軒
九畝五丈四尺
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称戎也或曰
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
考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成伯來奔

種作盛國之

大子朱孺自安於夫種國人弗徇鄭伯卒鄭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鄭却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鄭伯來失地之君也何以奔不書地尊諸侯也不名兄弟亂也

之排人

杞伯來朝而無絕昏公許
杞僖二十七年稱子

朝公也且請絕叔姬之臣復伯爵舍夷礼

月庚子子未如卒家

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爲許嫁蓋通人則以
子者文公女所以
稱陳氏云已

子孫國此無所係左氏非也其以
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爲許嫁於杞杞伯來朝諸絕叔

夏楚人圍雀

吳楚間小國廬江八縣東有居巢城

楚夏子

孔執舒子平及
滕昭公來朝

秦伯使狩來聘

術公
作遂

秦伯
晉襄

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
仲叔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
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
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
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秦無大夫此何以子書賢
繆公也何賢